



七經劄記

五六

左傳 孝經

□ 12
3058
3



門 口 12
號 3058
卷 3



七經劄記卷之五

春秋左氏傳

阮氏元云春秋左氏傳漢初未審獻於何時漢藝文志說孔壁事祇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不言左氏傳也景十三王傳亦但云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即禮之記及論語未言有左氏也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亦以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系之魯恭所得孔安國所獻而於春秋左氏所修二十餘通則但云藏於祕



下總 崗田欽 稿

下山亭 吉田操 同校

府不言獻於何人惟說文解字序分別言之曰魯恭王
 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
 秋左氏傳然後左氏經傳所自出始太白於世左傳校
勘記序
 周世每國有史記同名春秋國語云羊舌盼習於春秋
 語是晉之春秋也又云教之春秋而聳善而揚惡楚語是
 楚之春秋也墨子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齊之春秋又
 云吾見百國春秋明是春秋非特魯史之名亦各國史
 書之通名也然杜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者言仲尼
 所修春秋則魯之史記也耳此義孔疏中嘗辨之
 以左傳為左丘明作漢魏以來更無異論至唐趙匡始

謂左氏非丘明宋元諸儒相繼並起王氏安石有左氏
 解證其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托
 余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謂也其餘辨論朱子謂
 虞不臘矣為秦人之語葉氏夢得謂紀事終於智伯當
 為六國時人鄭氏樵亦謂終記韓魏智伯事又舉趙襄
 子之諡則是書之作必在趙襄子既卒之後若以為丘
 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丘明與孔子同時
 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今左
 氏引之此左氏為六國時人四庫全書提要辯之云考
 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

惠文王始效中國為之明古有臘祭矣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閻若璩古文疏證亦云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紀事秦宣公初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為秦禮之說未可據也左傳經止獲麟而弟子繼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事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為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亾不足疑也姚氏姬傳亦謂今之傳文不盡出左氏手亦多曾申吳起之徒所累增附會也惜抱軒筆記鄭氏樵駁左氏舉八徵六經奧論所云秦庶長左不更公

乘馬之類徐氏文靖管城碩記辨之詳矣

春秋始于隱公者蓋以周室東遷之後政教不行於天下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亾詩亾然後春秋作離婁又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然則名雖始隱而意在周孟子之言豈不煥然明白乎然平王在位五十一年正與魯惠之四十六年相表裏乃舍惠公而始于平王四十九年垂盡之隱公者何也鄭氏樵謂東遷之初流風善政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扞王於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諡為

文侯則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有束薪蒲楚之譏至其末年失道滋甚春秋於此有不得已而始

隱也

六經與論

陸德明云舊夫子之經與上明之傳各卷杜氏合而釋之故曰經傳集解沉氏長卿云古者經傳歧趣馬融合之為一序左燈二說不同然戴氏埴亦謂先漢經自為經傳自為傳自馬融注周禮省學士之兩讀以傳連經杜預為經傳集解亦合為一璞戴說與陸符則余從二人之言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隱元年

趙氏汾云豫凶事說者多疑傳妄朱子云古人不諱凶事如國君即位為禩之類補注然既不諱凶事而又云非禮也其說自窒礙萬氏斯大云據傳初葬惠公有闕知其不赴于周今聞改葬故來賵時傳聞仲子之有故因并及之而不察其訛也學春秋隨筆萬說蓋得左氏意

莊公寤生

全上

杜注寤寤而莊公已生文義不協應劭風俗通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為寤生應說得之後漢書東夷傳句

驪宮生而開目能視及長勇壯數犯邊疆耿夔擊破之三國志高句驪傳亦云莫來裔孫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曾孫位亦生視人以其似曾祖宮故名爲位宮魏正始中入寇遼東爲幽州刺史所破魏志世以生而開目能視爲寤生故武姜惡之也然十六國春秋曰西秦慕容皝其妻晝寢而生子左右以告方寤而起其夫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南燕錄則杜解亦未爲無據

弔生不及哀同上

杜注諸侯以上既葬則衰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陸氏榮云杜注諸侯以上云云此說於經傳未前聞杜於晉朝元皇后喪議太子應既葬除服援此傳文及鄭伯辭享景王宴樂爲證先儒譏其巧飾左傳附注近時或亦謂照諸叔向所謂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昭十五年夫子所謂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中庸其誤顯然然杜既引此二語以附會其說詳見晉書禮志則未足以證其誤按孟子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自天子達庶人滕文公是自足以見其矯飾矣

君氏卒全三年經

君氏卒當以左氏隱母之說爲正顧氏炎武云或疑

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
之步馬者問之對云君夫人氏也蓋當時有此稱然
則去其夫人即為君氏矣錄日知顧說得之矣公穀二
傳並作尹氏而謂譏世卿然藥卻韓范世專晉七穆
世專鄭曷為不譏而特譏王朝大夫乎徐允祿春秋
愚謂見經義考毛奇齡春秋條貫篇並以為鄭之尹氏即
隱公與之同歸立鍾巫之主者也蓋據金履祥通鑑
前編之說然尹氏非卿非卿而書卒經不見其例是
與叔肸之以公弟書者不同則其說似巧而鑿矣
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全五年

何氏休注公羊傳云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
風六人為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四人為列四四
十六人法四時杜注本于此服氏虔云用八八八六
十四人用六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四八三十二人
士二二八十六人二說不同朱子云未詳孰是論語八
注按宋元嘉十三年太常傅隆議云夫舞者所以節
八音者也八音能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自
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減其二人爾預以為一列又
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義甚允又
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

樂以八人為列之證也若議者唯天子八則鄭應納
 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
 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既降二列又列輒減
 二人非唯八音不備於兩義亦乖杜氏之謬可見矣
宋書樂志一 陳暘樂書卷八十五亦與此說同

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 同八年
 鄭氏玄駁五經異義作諸侯以字為氏是也下文云
 以字為展氏又公羊傳成十五年孫以王父字為氏
 可以為確徵矣朱子亦云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
 駟氏本駟氏之後是又一證且公問族而未問諡也

眾仲對云諸侯以字為氏則問氏而對氏其義了然
 明白

辛卯夜恒星不見 莊七年

杜注辛卯四月五日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
 昏沒魏書云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
 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 釋老志 又見于續博
 物志其說誕漫不足信當以杜注為正矣
 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同二十二年

王氏震左翼以利用賓于王五字為衍文曰是謂觀
 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後應之云有山之材而照之以

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此係劉用熙考正極為明妥若舊本利用賓于王兩見不成文理

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同二十八年

王氏引之云外嬖對內嬖而言僖十七年傳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驪

姬內嬖也二五外嬖也外嬖二字統二五言之東關

辛下不當復有嬖字梁五既稱其姓曰梁東關五不應

獨略其姓廣韻東字注云漢複姓左傳晉有東關嬖

五則東關下愈不當有嬖字如梁五以梁為姓而謂

梁嬖五可乎漢書古今人表正作東關五韋昭注晉語亦曰二五獻公嬖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是古本無嬖字之明證杜注皆失之經義述聞能投蓋于稷門全三十二年

山氏世蟠云蓋闔古字通門扇也山子垂統按荀子子貢

問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大廟之北堂未既輟還瞻九

蓋彼皆繼宥九蓋家語作北蓋三揚氏倬云蓋音盍

扇戶也蓋闔通可以證矣又閱余蕭容古經解鈎沉

水經注引史記注云能投于鈎之重過門之上也益

知山說之可信矣杜注孔疏並非

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傳四年

杜注牛馬風逸蓋未界微事故以取喻杜意蓋謂微事猶不相及也況大事乎既得其解而猶欠明確後來說者不一或謂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是陳明御史記考瑯琊代醉等之說而近時清馮陸左繡據之頗屬穿鑿矣傳遜辨誤陸粲附注並引嬾真子馬永卿云此醜詆之辭爾言齊楚相遠雖牛馬之風者不相及也今汝人也而輒入吾地何也此風與書馬牛其風同意牝牡相誘謂之風後人多主此說然其鄙俚猥褻恐非諸侯答問之語矣惟虞氏兆隆云書費誓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注謂馬牛風逸臣妾逋逃不得越軍壘而逐之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亦謂不相干越之意故下文云不慮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天香樓此說典雅精確可謂能拔其萃矣偶得
五侯九伯同四年

王氏引之云五侯九伯其說有三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漢書諸侯王表作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蓋謂齊國兼五侯九伯之地此一說也正義云鄭元以為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為牧二伯佐之

九州有九侯十二伯太公為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
 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曰五侯其伯則有九
 耳此一說也邶風旄邱正義引服虔注云五侯公侯
 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杜預與服同此又一說也按
 下文女實征之非謂滅其國而有之也馬班之說殊
 非傳意鄭君之說則正義以為校數煩碎非復人情
 服杜以五侯為公侯伯子男九伯為九州之長按王
 制云八州八伯鄭志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也
 云幾內之州不置伯見王制正義然則方伯唯八州有之
 不得言九伯也今按侯伯謂諸侯之七命者五等之

爵公侯伯子男曰侯伯者舉中而言天下之侯不止
 五伯亦不止於九而曰五侯九伯者謂分居五服之
 侯散列九州之伯若堯典五刑有服謂之五服五流
 有宅謂之五宅禹貢九州之山川謂之九山九川也
 侯言五伯言九互文耳五服即九州也又按子長孟
 堅言齊兼有五侯九伯之地者謂侯爵之國五伯爵
 之國九而齊兼有其地也其說五九則非其說侯伯
 則是蓋當時說左傳者皆不以侯伯為諸侯伯為方
 伯也經義述聞

輔車相依 同五年

輔兩旁夾車木也車所以載物輔所以夾持車上之
載小雅云乃棄爾輔載輸其載正是也杜注輔頰輔
車牙車高注呂氏春秋勳權同按牙車字出于素問然
淮南子作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人開則
牙車之說遂屬牽強

許男面縛銜壁 同六年

史記項羽紀云馬童面之如淳注面不正視也前漢
書注師古云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亦
謂反背而縛之項籍傳顏說是也按面與佰通禮少儀
尊壺者面其鼻說文作佰可以證矣後漢書光武紀

云赤眉君臣面縛太子賢注亦云面偕也謂反背而
縛之杜注縛手於後唯見其面迂回非是
以是藐諸孤 同八年

胡氏鳴玉訂譌雜錄云杜注言其幼賤與諸子縣殊
幼賤貼是字指奚齊諸子貼諸孤謂群公子縣殊解
藐字言此幼賤之奚齊縣絕於諸子之貴重義本如
是若以藐為眇小意則孤字應指奚齊諸字將作何
解天下有是句法乎今人裂取藐諸孤字作孤子眇
小用沿襲已久不覺其非藐陸德明音妙小反又亾
角反

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同十一年經

阮氏元云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然則今諸本有

父字者衍文也 十三經校勘記

不以阻隘也 同二十二年

阻迫也隘險也指未既濟韓非子宋襄公與楚人戰

於涿谷襄公曰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 外儲說又文

十二年傳云薄人於險無勇也可以徵矣杜注不因

阻隘以求勝失之

策名委質 全二十三年

委與委禽 昭元年 之委同質與贅通昭元年將奉質幣

孟子出疆必載質 滕文公下 又云庶人不傳質以為臣 萬章

下是其證也又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以雙虎

之皮 揆度 孔子家語今委贅以求當世之君 周觀曲禮童

子委摯 與贅同 退國語委質以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

策死古之法也韋注質贅也士贅以雉 晉語杜氏之謬

可以見焉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同二十四年

杜注言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不字不通程氏大

昌云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言我志明白如日皎

然也至晉文公與咎犯誓其立語亦放乎詩矣而意

度全異也故史記發明其意而改爲之言云若反國
 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
 誓此要質河伯使司其約者語意甚明白也演繁按
 文中三年所不歸爾擊者有如河宣十七年所不此
 報無能渡河襄十九年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同
 二十三年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同二十五
 年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昭三十
 一年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定三年余所有濟漢而
 南者有如大川同六年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
 先君哀十四年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又云所難子

者上有天下有先君此十餘條照諸自今日既盟之
 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襄九年齊師出竟而不以甲
 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定十年之二辭則其義自
 見焉有如二字皆同有如河有如日猶言有如盟河
 之罰有如盟日之禍也邵氏寶云諸書有如日有如
 河有如上帝先君之類皆謂其神臨之必降之禍也
 左觸得之踐土之盟云有渝此盟明神殛之無克祚國
僖二十八年又宛濮之盟云有渝此盟明神先君是糾是
 殛同上宋之盟亦云有渝此盟明神殛之無克祚國成
二年能索此三辭則其義益瞭然矣朱子云所誓辭毛

氏奇齡云所若也左傳所不與崔慶史記所不與子
犯共作若論語替

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弟全上

阮氏元云宋本無弟字考文提要據僖五年正義弟

作氏是也

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同二十五年

傳氏遜云從字句徑餒途中餓也左傳按韓非子晉

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飧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

而道立寢餓而不敢食外儲說上傳說與此合可從

距躍三百曲躍三百全二十八年

王氏引之云釋文百音陌按百陌古字通陌者橫越
而前也釋名云鹿兔之道曰允行不由正允陌山谷
草野而過也綃頭或謂之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
也廣韻超莫白反超越也郭璞江賦云鼓帆迅越超
漲截洞與陌字聲義正同杜訓百為勵正義謂每跳
皆勉力竝失之經義述聞

廢六關文二年

孔子家語作置六關顏回義同置猶廢也國語以小怨
置大德韋注置猶廢周語是也古之設關在譏而不在
征今文仲廢六關以求寬大之譽而使姦究莫詰陰

以厲民故誅其心曰不仁顧氏炎武杜解補正據王
 肅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是讀置為建置之置非
 秣馬蓐食同七年

王氏引之云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杜注云蓐食早食
 於寢蓐也漢書韓信傳亭長晨炊蓐食張晏云未起
 而牀蓐中食按訓卒利兵秣馬非寢之時矣亭長妻
 晨炊則固已起矣而云早食於寢蓐云未起而牀蓐
 中食義無取也方言云蓐厚也食之豐厚於常因謂
 之蓐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者商子兵守篇云壯勇
 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

陳而待令是其類也兩軍相攻或竟日未已故必厚
 食乃不飢亭長之妻欲至食時不具食以絕韓信故
 亦必厚食乃不飢也成十六年傳蓐食申禱襄二十
 六年傳秣馬蓐食並與此同

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同十一年
 趙氏汭補注云椿其喉以戈殺之則其人之長六尺
 之戈所可及也注長三丈乃據魯語與穀梁傳而意
 之不能闕所不知按姜氏希徹云考工記戈長六尺
 六寸得及僑如之肩者蓋兵車之制三人共乘今魯
 宋與長翟戰車皆駟乘改其舊制其乘必高故及喉

左傳統箋理或然左繡云以戈搯喉如箭之及遠也牽強可笑

文馬百駟宣二年

杜注畫馬為文四百匹也邱氏光庭云杜說非也文馬者馬之毛色自有文彩重其難得若畫為文乃是常馬何足貴乎按定十年有公子地有白馬公取其尾鬣之語杜注或據於此然說文引作駮馬注云馬赤鬣縞身目如黃金曰駮則丘說為優矣

于思同上

思西才反蓋與德通詩齊風其人美且德朱傳德多

鬣貌盧是也然于字未知何義焦氏周說諾云鬣鬣

多鬣也于當是不之譌

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同三年

姚氏培謙古文斲云若順也知其所在則避之故不逢承上知神姦句來彼不若者亦莫能逢久為害以有備故也承上為之備句來舊解重複可笑又惠棟補注引郭璞爾雅注作禁禦不若證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譌寫是又一說

舟中之指可掬也宣十二年

後漢書董卓傳云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繫披之斫手指於舟中者可掬三國志董卓傳亦引獻帝紀云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刃擦斫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

國同二十三年若以相向夫子必反其國向國語說此事云吾觀晉

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

晉語九晉語句法可徵矣見陸粲附注

物土之宜而播其利成二年

王氏震左翼云杜注播植之物各從其土之宜則是物字之上更須加播植之三字而土之宜之上更須加各從其宜三字是左氏不為文也左氏亦別有物土方一句豈亦播植之物乎楊循吉則云物相也淮南子云欲知地道者物其樹得其解矣

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同十六年

左翼作為食於鄭郊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師逆以至食使者而後食云此係釋文考正若舊本師逆以至句編於鄭郊之下杜林力為強解終屬附會故改

至句編於鄭郊之下杜林力為強解終屬附會故改

至句編於鄭郊之下杜林力為強解終屬附會故改

至句編於鄭郊之下杜林力為強解終屬附會故改

至句編於鄭郊之下杜林力為強解終屬附會故改

至句編於鄭郊之下杜林力為強解終屬附會故改

至句編於鄭郊之下杜林力為強解終屬附會故改

至句編於鄭郊之下杜林力為強解終屬附會故改

至句編於鄭郊之下杜林力為強解終屬附會故改

至句編於鄭郊之下杜林力為強解終屬附會故改

至句編於鄭郊之下杜林力為強解終屬附會故改

至句編於鄭郊之下杜林力為強解終屬附會故改

至句編於鄭郊之下杜林力為強解終屬附會故改

至句編於鄭郊之下杜林力為強解終屬附會故改

至句編於鄭郊之下杜林力為強解終屬附會故改

至句編於鄭郊之下杜林力為強解終屬附會故改

至句編於鄭郊之下杜林力為強解終屬附會故改

從釋文

及秦周伐雍門之菽襄十八年文恭五年書本朝

呂氏春秋云齊達子率其餘卒以軍於秦周高注齊

而城門名也慎杜以秦周為魯大夫失之又孫氏鑛云

句解菽作荻然伐之者不知何謂也偶閱韓非子云

趙襄子將徙晉陽謂其臣張孟談云吾奈無矢何張

孟談云吾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一本

作蒿楷楚君發而用之過然則荻荻皆可以為箭幹

也字之土更與也辭之三集字之空之土更與

踞轉而鼓琴全二十四年蘇之勝谷其土之空

杜注轉衣裝其意蓋謂轉即縛之假借襄二十五年

傳申鮮虞以帷縛其妻縛直轉反衣裝之義也然義

頗迂回傅氏遜云此軫字之誤軫車前後橫木踞之

可以鼓琴辨按淮南子云軫和切適高注軫轉也林

訓然則軫亦轉義也不必改字

趙孟云天乎昭元年

校勘記云石經漢書五行志引天乎作天乎錢大昕

云與上文亾乎相對謂國既不亾則君當天折也

且諺曰非宅是卜同三年

校勘記陳樹華云朱氏日抄云且字文義不接或疑

上有闕文又疑曰之誤諺曰以下皆晏子使宅人反

故室辭同二十五年

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同二十五年

盧氏文昭云呂覽淮南亦竝作二人吳斗南刊誤補

遺云舞必以八人為列此二人乃二八之誤文昭按

秦遺戎王女樂二八齊遺魯女樂八十人太平御覽

引家語作二八楚辭招魂云二八侍宿大招云二八

接舞王逸云二八二列也皆可互證鍾山札記

賦晉國一鼓鐵同二十五年王氏肅注家語云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

謂之鼓按石鼓之稱見孔叢子小爾雅王說有徵可從

焉蓋簡子興城而用不足故家賦一鼓鐵以給器用

又取其餘以為鑄刑鼎之用也或云鐵當從家語作

鍾鍾鼓皆量名一乃齊一之義毀其公私鼓鍾之量

不齊者更鑄以給焉又取其餘以為鑄刑鼎之用也

古人鑄鼎用銅不用鐵杜氏乃云鼓為鼓索之鼓凡

鑄鍾鼎誰非鼓索者何必贅此一字此說見盧文昭

鍾山札記及袁枚隨園隨筆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

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書正義云凡金銀銅鐵

總號為金又胡氏文煥鼎彝說云士以鐵大夫以銅

諸侯以白金天子以黃金古今注附錄則其不用鐵之說未必矣

昭三十一年 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亾君之惠也死且不朽

姚氏姬傳云此處文舛誤當移死且不朽四字于賜

死之下惜抱軒左傳補注

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哀四年

承字當屬下承猶進也進翩而射之也杜注屬上句而釋承為懲迂謬

七經劄記卷之五

七經劄記卷之六

下總 崗田欽 稿

下山亭 吉田操 同較

孝經

方氏中履古今釋疑云漢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為曾參陳孝道也隋經籍志云孔子既序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統會之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多闕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又有衍出三章合為二十二章孔安

國爲之傳，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安國之本亡于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遂送至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閒，漸聞朝廷，遂著爲令。與鄭氏並立。唐開元中，劉知幾議，互行孔廢鄭，証其非。康成者十有二司馬貞等排之，謂古孝經乃劉炫妄分二十二章以應藝文志之數，又僞作閨門一章。

閨門章辨具于後

假稱孔傳，卒行鄭學。後明皇自注，元行冲造疏，頒於天下，遂以十八章爲定。咸平中，詔邢昺、林鎬等撰正義，則

本冲行而增損焉

今文之獻於顏貞，見隋書云。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經籍志然則今所傳之今文十八章者，乃劉向校本，而非顏貞之舊也。古文之出於孔壁中，載漢書。藝文志然今所傳之古文，以許慎說文所引較之，又皆不合。說文自序云：其稱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則其所引用者，孔氏古文也。今按說文几部，几處也得几而止。孝經云：仲尼几几，謂閒居如此。是當時古文几，上無閒字。此說見吳氏澄定本題辭，但今本几作居，蓋誤寫。後人踈踈讀過，不知是耳。又心部，愆，痛聲也。从心，依聲。孝經曰：哭不愆，而今所

傳之古文作依是可疑也又呂氏春秋引孝經云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微察亦與今之古文及今文不同是亦可疑也然則今所傳之今文固劉向校本而非顏貞之舊矣古文亦恐非孔壁中之舊也要之其古文今文章數文字離合異同蓋無以關乎大義則何必分門角逐論是非於其間唯其甚異者閨門一章有無得失耳是乃不可不明辨審折者也
孫氏本云閨門章漢初長孫傳今文即有之釋疑孫說乃出於隋志曰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

有邢疏
二字未見

孫有閨門一章其餘大較相似經籍或云隋志長孫二字可疑長孫氏今文學者恐長孫上脫比字非也隋志上文云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長孫氏博士江翁等各名其學則長孫者即指長孫氏所傳之今文而言又何疑之有據此則長孫氏今文亦有閨門章然則閨門之目何創於劉氏炫乎
唐會要載司馬氏貞議云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代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偽作閨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

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清吳氏隆元辨之曰閨門之章議者以為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其意蓋以世俗稱女子所居為閨故指為近俗之語夫閨者上圜下方之戶字與圭通筆門圭窬見於儒行又仲尼燕居篇云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陳澧注云三族父子孫也父子孫皆閨門之內豈專以女子所居為閨乎春閨蘭閨後世詞賦中有此字樣聖人說經時豈預知而避之耶其曰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妻子臣妾皆治家者之所理而妻子貴於臣妾故謂妻子猶百姓臣妾猶徒役蓋百姓之中徒役為賤也議者謂比妻子

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是不得其解而妄議之也

孝經三本管窺

孫氏本亦云妻子對百姓言臣妾對徒役言所謂徒役如詩云公徒易云師徒百姓之役於官者非犯

姦者也朱子云此因上文三可移而言確乎有定論矣

孝經釋疑

朱子著孝經刊誤於其傳之三章云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大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唯易禮字為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也又於傳之五章云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

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言今刪去凡九十字毛氏奇齡辨之云如所言則何止于此論語克己復禮為仁則直用左傳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直用晉曰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即彼哉彼哉用陽虎語不學禮無以立用孟僖子語不特記者如此即手自為文亦然贊易乾卦元者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久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則全襲魯穆姜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

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久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其文在襄九年夫子未生之前豈有穆姜襲夫子之言者孝經問毛說攷辨鑿鑿足以闡先儒之疑但其為夫子襲穆姜之言者非也所謂元體之長也云云蓋左氏採於文言而附託穆姜以修飾其辭耳不然則淫狡老婦烏得作此微言乎李氏光地云左傳出最後大抵採摭經史雜以傳授聞見烏知非左氏撮取易孝經之意而為之辭乎榕村全集朱子刊誤又刪去其引書者一引詩者四云其所引詩不親切姚氏姬傳辨之云夫儒者有德行有言語文學

德行之儒或疏於辭若坊記表記緇衣之類每一言畢輒引詩書文閒有不甚比附而強取者亦洙泗閒儒者之習也孝經引詩書亦頗有然知其取義有疏密則可耳而節去之未可也惜抱軒文集

孔傳之偽託先儒辨之詳矣隋書經籍志云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又云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于梁亂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閒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講於人閒漸聞朝廷後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誼誼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

唐會要司馬貞議云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失其本然則今之孔傳者後人偽造亦明矣但盧氏文昭序孝經孔氏傳云不為漢惠帝諱盈字此可疑按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云負販者持邦國之圖籍鄉黨又云此易恆卦之辭路子是不為高祖文帝諱邦恆二字則是未足以徵其偽也第其可疑者論語集解又引孔安國云人能奉禮自行束脩己上則皆教誨之述是以束脩為脯贄是古義也偽傳開宗明誼章云束脩進德是以求脩為束帶脩飾之意乃後漢以來之說也又孔注一貫章云直曉不問故曰唯而孝經序云顏回閔子騫

冉伯牛仲弓性也至孝之自然皆不待喻而寤者也唯
 曾參躬行匹夫之孝而未達天子諸侯云云之事是其
 視曾子為不及冉閔仲弓也其與孔注抵牾乖戾如此
 何也且其文辭淺陋冗漫不類漢儒釋經之體三句四
 要則偽造之迹不待識者而後知也庫全書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大中
 朱子語類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非聖
 人之言必若是而後可以為孝豈不啓人僭亂之心
卷八至其著刊誤猶言非所以為天下之通訓五傳之
 按孟子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

以天下養萬章上與此義全同不知朱子何以信彼而
 疑此也

七經劄記卷之六

<p>天不養</p>	<p>與</p>	<p>堯</p>	<p>全</p>	<p>同</p>	<p>不</p>	<p>味</p>	<p>未</p>	<p>行</p>	<p>以</p>	<p>計</p>	<p>好</p>	<p>所</p>
------------	----------	----------	----------	----------	----------	----------	----------	----------	----------	----------	----------	----------

